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十六回 孝子下海訪螺母 狐仙人宮謁龍王

卻說仙賜見胡三姐到來，慌忙起身迎接。三姐笑道：「成日說報親恩，如今你母親已被令弟淹入淮水，你父也於去年因氣惱令弟而死，你倒不想回去瞧瞧麼？」仙賜見說，慘然下淚道：「弟子自受師戒，六根俱淨，萬塵不染。有時於寂靜之中，偶一念及者，仍只家中兩位大人。但堅守三姐之戒，並奉師尊教訓，除了專心一致的煉氣淨心，他事概不置念。也更不敢擅自離開修道之地，致召外來魔障。此中情形和弟子心曲，當在師尊和三姐洞鑒之中。今承三姐指示，家中遭此慘變，父母均受橫禍。弟子決不為貪戀紅塵，有甚丟不下家室的念頭。獨對於父母之難，恨不能插翅飛去，省視一番，一顆心才放得下去！」三姐笑道：「那蛟投生凡人，專為和你作對，自你走後，他又投入邪教，習得妖法，常能變化原身，興妖作怪。你母親不是一無道行的人，還經不起他一句咒語，『向從何處來，還歸他處去』，可憐做了幾□年凡人，到頭來仍是一粒田螺，而且冤被咒禁，出入不得自由。你雖學道多年，稍知道術，若要和他抵抗，正是以卵擊石，必敗無疑。你便要去，也得先有一個制勝蛟精的辦法才好。」仙賜卻不答此問，先要曉得父母如何被害之事。三姐道：「天地之間，正邪二氣，各有相當聲勢，正有正派，邪有邪黨。自常理論，邪不能勝正，偶遇劫數到來，正人君子往往不能自全，邪氣乘機傾陷，亦未嘗不能敗正。如今那個蛟精雖然行為不正，既入那一種教門，也自有他那一批黨羽，如鼉鼉龜鱉之類，也能隨時隨事指點他、照應他，使他不昧本真，仍歸妖道。而且他們志在煉法，不知大道。法易道難，道為本而法為末。修道者不必言法，而法無不備。但成功既大，修持自難。習法者法雖成，而去道仍遠，一遇有道，法無不破。但當修道之時，與使法者相比，往往僅受制於法，並非道不勝於法。因法可零星學習，道須整個修敬。學道未成，猶之未學；未學之人焉能抵抗妖法呢？如今你我所學的是仙家真正金丹大道，內中奧旨，萬非一輩輕狂小妖所能夢見。不過在修道未成之時，卻還不能不畏他幾分妖法的厲害罷了！」仙賜恍然道：「弟子明白了，那蛟兒一定得到那批同道的提挈指點，已能使用妖法，所以家母不能制法，反被咒禁。至於父親，又更是毫無道行之人，自然更不是他對手了。」三姐點頭道：「你父因蛟精喜交匪類，無惡不作，訓戒了幾句，反被他推了一跤。年老之人禁受不住，不上一日，傷重而死。這是去年冬天的事情。你父死後，你母因係有術之體，仍和年輕時一般丰韻，便被這妖精垂涎，想幹那逆倫之事，被你母咬傷手指，母子情感大壞。蛟兒不知從哪裡學來的法子，將你母頑殼取了出來，陳在中堂，等你母出來，口念兩句咒語：『篤篤篤，老娘田螺殼，進進進，老娘田螺精。老螺老螺，快現原形。再不現形，劍下歸陰。』念完了這幾句，說也真奇，你那母親忽然不見，原來已被收入田螺殼中，仍做他的田螺去了。好狠心的惡蛟，把田螺窩在池內，照他原意還想烹食田螺。不道老天真有靈感，頓時一陣大雨，把這田螺飄出池，余入淮河。這一來把蛟兒嚇了一跳，不敢再動烹食之念。用符咒將他沉入淮河，一千年內不準他有出頭之日。如今你那母親正在受苦咧！」仙賜見說，痛哭道：「我父母有甚罪孽，落得如此慘報？請問三姐，我孫仙賜還能和父母見面不能？」三姐正色道：「怎麼不能？不瞞你說，現今就是師尊法旨命我帶你回入淮水見你母親。要是不然，我怎麼無端跑來和你說這一大篇議論咧！」仙賜又問：「見了母親之後，憑仗師尊神靈，三姐法力，一定可以救得母親出險了？」三姐搖頭道：「那也沒這麼容易。師尊曾說，你母從前作孽不小，今日該有此報。不過幸而有你這個兒子替他幫忙不少。師尊著我傳給你母一種修煉之法，須把他那頑體煉得能大能小，大到化螺殼為海中洞府，可容千人道場，和海中龍王為友，方算完成道行，脫離畜道，這才是他因禍得福的好結果。但師尊說，他和螺精毫無關係，所以如此援手，一切都是為你，你須於成道之後，週遊天下，立就三千功行，代你母報答天恩！但須遲昇天界一千年，並要重入輪回為凡人。不過根基越厚，成仙也更容易了！你能答應，這樣方能傳給你母大法；要不然，師尊也不便為這毫無緣份的妖精如此勞心！你的意思怎樣？」仙賜涕泣叩頭道：「只要救得母親，孫仙賜情願永作救人度世的遊仙。就不得昇天也無怨言！何況只要一千年呢！只是還有一說，我父親現在陰曹，將來可否由三姐帶我去一見？」三姐點頭道：「你父存心仁厚，此世為人又沒做甚惡事，這次不幸受氣而亡，當是前生的孽債。孽債已了，自然托生福地，再享厚祿！你倒不必再惦念他了。」仙賜道：「話雖如此，但是我的心上總想見一見亡父的面，益發可以放心一點。」

三姐沉吟道：「這樣吧！師尊現在只派我送你前去見母，卻沒曾要我帶你走陰間的路子。我現在替你定下一個絕好的主意，因為我聽師尊說過，令尊雖是好人，卻無仙緣，應得□五世降生富厚良善之家，等你千年行滿，我必替你代求師尊仍去投生做他的兒子，使你們於千年之後仍為父子，豈非千秋佳話！而且你也可以省卻一樁心事了！好不好哩？」仙賜這才大喜拜謝。又問那蛟兒結果如何？三姐搖頭道：「此人本是妖種，已入邪教，將來罪惡貫盈，自有人去收拾他。何用你我費心？」仙賜道：「像他這樣殺兄害父。鎮咒生母，難道不算罪大惡極嗎？這等人還不加罪於他，留在世上再害別人，豈非天道太寬！」三姐道：「這話說起來又是一篇大道理。現在可以約略和你談談。我不是剛才說過，劫數所定，不但人力難回，連天道也是無可如何？好像天有四時，晝夜氣候有寒暑風雨，照人類思想，最好有晴無雨，有溫無寒熱，有長晝無永夜。然而生剋來去都有定數，雖玉皇上帝、元始天尊、老君祖師和西方如來佛子，也不能絲毫勉強，況人身之微，有甚能力可以混合陰陽呢！如今所說的劫數，也就是這麼個道理！比諸塵世就是治亂兩事，世不能常治而無亂，即可知天道不能有正而無邪！現在你我所見的蛟精如此凶狠殘忍，以為殺不可恕，豈知天地之間此等萬惡妖魔正不知多少，其生也原於劫數，其行事卻也未嘗沒有一種因果的道理在內。而如令堂之事，雙方都算不得什麼正氣的東西。彼此相傾相陷，不過同蠻觸角之爭，勝敗存亡，更沒理由可言。現因你的關係，竟勞師尊如此費神，要是不然，誰有那麼大的閒工夫去理會這些呢？」仙賜聽了，不覺又愧又感，方才跟隨三姐出了洞門。

三姐用手一指，半空中飛來兩朵白雲，冉冉落在面前。三姐笑指其一說道：「你可登這上頭。」他自己也上了雲頭。回首見仙賜立在雲端，似有些怕顫顫的光景，因笑道：「成日只望昇天，昇天不騰雲行嗎？怎麼上了雲頭，又不得勁兒起來。」仙賜笑道：「三姐道行高深，看得雲去霧來只是一件小事。像我是求之不得，一旦得之，不覺受寵若驚起來了。」三姐大笑，兩人一同騰起。三姐囑他放大了膽，不必害怕，自己只和他廝並駕行。途中仙賜求他指點駕雲之法，三姐笑道：「公子所學在道，道成則萬法皆成，他皆未技。不如我們積惡如山，功行毫無，現雖棄邪皈正，只能和變幻戲法一般，學些小小防身本領。將來公子成就，還非我輩所及。這不是我的虛言，師尊也曾說過。我們同門數人，沒有一個趕得上公子的呢！」仙賜聽了，心中大為不安道：「三姐因甚如此獎譽，使我非常難堪。」三姐笑了笑，也不分辯，因說：「這駕雲之法，看似沒甚高低，其實大有出入。似你學業漸精，將來難免邪魔侵襲。這等普通法術，倒也不能不先學會些兒，但大道未成，肉體未化，笨濁之軀，如何上得雲頭？這就不能不用一種咒語。待你成功之後，心在雲外，人在雲中，愛去哪裡祥雲自生腳下，不但用不著像我方才那樣招手，尤其用不著念甚咒語兒了。」仙賜領會稱是。

三姐就在雲端把駕雲停雲的秘訣傳授與他，仙賜一一領會，因又笑問道：「用這咒語可是不論何人都能騰空昇天嗎？」三姐笑道：「又說呆話了。仙凡路隔，真正仙人，豈能無緣無故把這等秘咒胡亂傳與凡夫俗子？此外只有一種邪教，他手下的門徒大概物多人少，這批東西什麼都是妖魔鬼怪，不守正軌的。他們也有一種駕雲咒語，卻和我們不同，就是我未隨師尊以前所往還結識的，無非都屬此輩。因此也學得他們駕雲之咒，還有其他變化遁幻之術。凡正道所有者，邪教幾無一不能。若論所以施用之法，卻又沒有一事相同的。可見邪教中也自有他們的來歷和根基。不能輕視他們哩！」仙賜點頭領教，又道：「大概世上頂快之事，再沒比騰雲更快了嗎？」三姐道：「騰雲也有快緩。像今兒你我這等行程，因你初上雲頭，恐致頭暈，兼之便於談天，所以走得最慢，不過比到凡人行路，不曉要快過幾千萬倍了。其實騰雲還不能算頂快，頂快的騰雲每天才能游遍四海九洲。從前玄女娘娘煉五色寶劍，能使劍與神合，神之所至，而劍亦隨之。所謂劍者，亦並非如世人所用之頑鐵，徒為殺人利器而已，又以煉得從劍生光，繼且弄成有光無劍的地步。光之所至，即劍之所至，大約那一剎間可從極南之處，飛到極北地方。他的效用，除斬暴降妖之外，兼可傳遞消

息，心劍既合，劍光之中便可顯出心中之事，或心中擬好書字，亦可藉劍光播送到萬千里外。到此地劍光因稱大成。用劍之人，亦因劍而仙，劍歷萬劫而不壞，人亦經萬代而常存。如今世上存有紅白青黑四派，各有祖師，各收門徒，聲望勢派並不在我輩仙家之下，只可惜青黑二派，不知何時落人物類之手。聽說是兩頭猿猴為教主，專和紅白二派為難。幸紅白二派劍術究比青黑高深，所以不成大患，這也猶我方才說的邪正兩教，如陰陽並立，而不能偏廢。要之，總是這個道理罷了！」

仙賜聽了，不覺駭然良久道：「總道雲行最速，不道更有比雲遊更快如許的。請問三姐，劍仙有此絕技，我教中難道不能和他們比抗嗎？」三姐笑道：「哪有此理！我教是仙術正宗，幾位祖師道深，高天厚地，無往不利。大凡世界中事，事機未現，他已在千百年前預先知道。即以你所言快慢而論，憑你九州之大，五嶽之高，四海之深，祖師心到事集，何用借力劍光，那全是大道之用，豈其他法力可比？不過以法力論，自然要推劍光最快。我還聽得師尊說，五千年後，人類進步，有許多仙法將要流傳人間。那時祖師將請玄女施法，把劍光化成電力，能使千萬里外，一霎時間，雙方通語，或傳達書信。這是祖師對師尊們說的。我們要有造化，能修成不壞之身。五千年間也不過轉眼工夫，你我卻沒有瞧不見呢！」仙賜聽了點頭領悟。正聽得津津有味，忽然三姐在他肩上一拍：「就到淮河了，剛才我們是從海南飛來，約摸也走了有千多里了。你可試著，念一回停雲訣，看是怎樣？」仙賜依言默念了一遍，果然雲頭漸低，降落淮河岸上。

仙賜歡喜之餘，因念母親在此受罪，驀地又掉下淚來。三姐也不理會，用手向水中一指，只見波浪洶湧之間，現出一條平坦大道。三姐帶了仙賜，沿道而行。走了半個時辰，三姐說：「前面金碧輝煌一座宮殿，就是你老友所居的水晶宮。我們此番先得拜訪一次，方可托他照料一切。」仙賜知他說的是前生之事，所言老友，即師尊所說之龍王平和，因笑說：「既是老友，理應拜訪，況且還要請他幫忙呢！」三姐當先趨行幾步，到了水晶宮外。早有巡海夜叉前來擋住去路。三姐說明來意，又指仙賜說道：「這位便是大王的老友。」夜叉們一聽此言，不敢怠慢，忙向他們行了一個禮，然後撞起宮門口那口報事大鐘。鐘聲三響，裡邊出來許多水族官員，如鱖大夫、鯉軍師之類，一一向二人通過姓氏，邀入賓舍。坐不一回，裡面傳說：「大王請見兩位老友！」三姐帶定仙賜，跟隨幾位水吏肅謹而登。

那平和大王卻已知道仙賜即灌口蝙蝠轉凡，特地降座相迎。

三姐和仙賜要行大禮，平大王大笑說：「彼此昔為老友，今又不相統屬，何敢當此大禮！二位如此客氣，倒顯得生分了。」二人只得遵命，大家行個便禮。龍王退入後宮，吩咐備筵治酒，款待上賓。真個是龍宮富厚，不比凡間。一剎那間，肴饌畢陳，佳珍羅列。龍王下座相陪，動問仙賜別後情事。仙賜從灌口凌侮老蛟起，文美真人轉送投生，又被老蛟轉世陷害等事，逐一訴說。說得那位義俠勇武的龍王龍鬚戟張，龍髮動冠，拍案頓足，厲聲怪叫，立刻傳令出去，要派手下□萬水兵前去各處水府搜查老蛟，處以重辟，替老友報仇雪恨。胡三姐忙起立笑阻道：「大王卻慢動怒，諒此小妖，何足勞大王神兵，將來罪惡貫盈，自有天刑處治，現在卻還未至其時，恐動眾勞師，未必搜捕得到；還請大王暫息雷霆為妙。」龍王怒道：「照你這等說法，此輩妖人還有什麼一定壽數不成！」三姐正容道：「妖人雖不必有定算，而上天卻有一定數運。世上的暴君亂臣，世外的妖精鬼怪，都是應劫而生，劫數未終，人力所不能制；劫數既到，便不攻而自滅。何勞大王費神呢？」龍王聽了，意思總覺不快。仙賜也再三陳請，竭力勸說。龍王把長鬚一捋，噓噓一笑道：「也罷！既兩位都這麼說，寡人也何必定要與他為難，不過和孫君多年老友，今兒見他被人凌侮，竟不能相助一臂，問心殊覺不安耳。」二人又忙說了許多好話，把龍王的怒氣給說平了，方才開懷暢飲。三姐便把仙賜前來尋母的話說了出來。

龍王忙道：「這個容易。二位何必親去，寡人就替你們派人尋找了來，救他出險，母子在此相會，豈不大妙！」三姐笑道：「大王盛意非常心感，但螺精被毒蛟用妖咒鎮壓，不能自由。況且螺精災孽正多，該遭此劫。家師曾言，要等千年劫滿，著他於千年中修煉法身，更在他那頑殼內庭，請高人作七晝夜道場，方可脫離災晦。如今卻只好由他吃些苦楚，眼前雖苦，其實卻正是他修道良機，況有敝師傳授仙訣，將來成就，未可限量！若此時將他救出，反於修持有礙，愛之反以害之了。不過現在大王治下，這千載長期難保不再有妖人侵襲，使他不能專心修道，卻是可慮。因此特帶這孫公子訪謁大王，請諭知淮河正神，隨時設法保護。孫公子就感恩不盡了！」龍王聽了滿口子答應道：「這些小事何用尊囑，立時請來左右丞相，和二人相見。」龍王當面吩咐二丞相把這事辦好，又特派鱖大夫親率八名巡海夜叉護送二人前去。二人不勝心感，出席拜謝。龍王慌忙拉住，大笑道：「二公直如此多禮！像我生長山野，性情粗豪，就沒那麼多禮節兒！」說畢，大家一笑。席散之後，二人辭過龍王，跟著鱖大夫和四名夜叉都離了龍宮，向淮河入海處來。

未知母子相見如何情形，卻看下回分解。